鹽鐵論卷之十一

漢 汝南桓 寬著

雲間張之象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彊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音氈帶爲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郭廓同

大典作席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殖。生長也。夫音扶以知聲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狐。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慮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巾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戎。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裾襗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工。貢纖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已。貫。穿也。又貫。習也。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

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羣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王父假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倪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

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故政

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池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汉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從觀朝廷。下僚門戶。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机。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剋。雖振泰山。填滄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篇曰。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旨潮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音扶人臣席天下之勢。席。籍也。資也。因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駝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陀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曰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者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篇曰。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克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遺記曰。成康以降。世襞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荊楚。義垂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憐之。失其死矣。

凡伯因執而使聲不通。去春秋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戒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

郊。癸卯郊鄐潰。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王師。王師敗於茅戎。春秋于周。不與伐天子也。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狗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後。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南越尉佗。音駝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音掘強倨敖。倔強。梗戾貌。自稱老夫。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臨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闌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音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漓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幸繯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使令征西南夷。下之。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遹募天下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呂爲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呂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

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

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

國字脫趙敬夫補

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崑音凝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道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

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音盈海圜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遥。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牧胡而朝音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有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

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泛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嶇嶁而不安。夏后氏憂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憲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茲。

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曜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眞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音盈海。列子曰。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丈尺也。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欲學御馬。莫欲學御龍。而皆皆欲學治鬼。而三王信經道而德

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巳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簋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曰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

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不敬。復言災異。董仲舒曰。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德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養也。若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災。考之邇。故由此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蠃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翟嗜音惜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修務訓曰。夫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以爲狗美也。而甘之。後人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夭壽。各以

其好去聲惡音烏爲命。羿以功力不得其死。知去聲伯以貪狼亡其身。論語解曰。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浇。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三。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若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任章曰。將欲敗之。必姑與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爲貪狼也。老聃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恒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天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去聲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棄涂本作教盧云說文生教及豬教即棄大典作傲書無若丹朱傲說文又作棄亦可通 功疑行

大典武作王盧云殆急與怠同盧云況賜也

有天菑。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負。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故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身有醜夢。不勝善政。劉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善立名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光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許慎曰。蠃蛖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蛖。蟲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曰月盛則蠃蛖內減。故曰蠃蛖應於下。月陰不可爲遠。故臣不尊。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音真特生。此災異之應也。覽冥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咀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方者主明。明者主幽。圓者主日。方者主地。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主日。日外景。景者主火。火曰外景。景者幽。幽者舍氣。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

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蠬膲火上薄。水下流。故烏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貴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訴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鍾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鍾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鍾五星失行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亞勝相代生易
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掌故火
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
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
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
於巳。何說何言剛柔之類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
曰。金五。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
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淮也。陰化
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
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
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
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
者。土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五行所以
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
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
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
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
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
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壹而不揚。陽光子
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

盧云靡與摩同

仁義焉。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丕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姜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音汙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叛。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貞明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殲其君。易其黨。封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墓。類其社。卜其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

地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生中夏死。薺冬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

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易曰。履霜堅氷至。秋始降霜。草木隋音尤零。堅。氷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拄傷。鷹鸇搏鷙。蟄蟲攝藏。魯恭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春夏生長。音掌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蟋音悉蟀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徭音搖橈音要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事理也。司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有左有右。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文有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

一木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音笋）不鷙（音至）猛獸不攫（音脚）秋不蒐（音搜）獮（音癬）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汙）殺。好（去聲）賞惡（音汙）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

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轡利銳。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威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負亂之恥矣。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音逸）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扶）徼（音交）倖誅誠。跼（音賈）蹐（音脚）畸（音奇）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

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者。猶入之無改。猶入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獄。音奚仟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秦族訓曰。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殺牖不撤。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而四夷服。趙政書杰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乖。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

十六字脫大典涂本俱有

以中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出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寇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八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太法令者。所以慆奸。今律令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泰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詩云。宜犴音寒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

五。五刑。謂墨。劓。刖。宮。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秦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鶵。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鶵。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師化爲貴。至精爲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非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韓非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仲尼曰。知治之道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以殺人。掩人必掩人。必棄灰於街。必以爲重。罪之至也。此殘三族之所以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而無棄灰。使人行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人之所惡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又曰。公孫鞅之法。刑棄灰之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也。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

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曰。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春秋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日瞭焉而聞見之。使民耳瞭焉而聞之。使民心瞭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睠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泰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聖人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繳弋涂本作撟武似誤

費者。智者弗行也。拙者不獻約。事不獻省。求不獻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今馳道經營陵陸。紆音于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窄音阱也。罦音尉羅張而縣音懸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弗踰乎。故其末塗。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皐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矇而爲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

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乎其類者也。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盜人之於民也。

騎字脫涂本有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劒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

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得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棘。槐之爲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而心不勝心。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瘡者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轙音接。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轙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主術訓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貙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盧云二字疑衍

大典涂本俱有也字

俛音免仰未應對。

盧云禦疑衛駍涂本作捍疑悍

以制敵禦難。去聲。試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妒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檄。音蹴而禦駍馬也。銜。馬勒也。檄。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秦族訓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懿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音逐非其人。則舩覆傷。音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聲持軸音逐而破其舩。音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越紀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

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囂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囂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囂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囂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法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囂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泾水爲祟。二世及齋望夷宮。欲祠泾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及。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鄉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爲君者法三王。爲相去聲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子者。韓人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之諸公子也。喜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爲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聲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三。墨

離爲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夫音扶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汙池之腦。芷草爲軀。吹竇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俞跗之爲醫也。橈木爲夫。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非子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切。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不從而治煩亂。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爲楚而以爲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使治楚國之罷。而平其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曰。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曰。子用魯

之范雎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
藏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
毀譽必有覇王強國不辭禍凶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墝民險
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
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
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
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
勸以賞而不可賜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
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饒富孝公欲以虎
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
申不害荊人也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
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
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交虜魏公子卯卒爲秦禽將破敵軍
攘地千里泰族訓曰由子之三符商鞅之
啓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
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
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驟裹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
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
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七
耳爲美色以悅目爲徹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今商
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
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必大典涂本俱作亦趙
敬夫云必字是、

不能復振。蜂蠆音瘥音式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削刑而卑。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衛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音泫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音畜稽。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衛城郭壞沮。瘡痍無廬。今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不壅。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塞瓠子歌曰。禹功林竹兮捷石菑。宣房塞兮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樂王鮪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亟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

則弒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八而無禮不若遠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奢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間音閑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汙直繩。姦邪惡音汙正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汙直繩。姦邪惡音汙正法。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離。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盧云弧當作侀說見非鞅篇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字非矯邪。若檻音陷音隱栝輔檠之正弧音胡刺音郎達反也。檻。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刺。弓之不正者也。苟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曰。孔子之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或侍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郈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伯夷傳曰。武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孝。而不能使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盈虛。調百藥之宜。而通閉解結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潰。音潰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音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瞿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韓非子曰。術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爲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設賞者。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愼其刑也。罰不懲。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縱惡。謂之爲惡。能不止下爲善。不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令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犯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漂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音倣音丙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闇弒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闇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則曷爲謂之闇。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闇門者。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闇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捕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娟）禮義。恒於苟生。何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去聲）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音扶）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

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悁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

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臣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大者也。舍臣之是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泰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淵魚爲之殫。許慎曰。殫。盡也。言禍相及也。

盧云子貢與臧文仲不同時或從後而論之民疑行

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斲爲良

鑿音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備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

据公羊傳改

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逸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汙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盧卒于師。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之諱。爲其讓國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及子孫。君子之善善也長。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穀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何以罪盾。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上無道揆也。罪人不孥。老子曰。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誰執政何責也。

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音卓疊）悚慄者。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勺（音）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蹴麋鹿。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髭指舟中之人。盡揖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音涯）之峭（音俏）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

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傷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灼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本體矣。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陻（音）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音旱虜。篤秦紀作督。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辟行使之隨節。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慢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弟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篾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爲炮音庖烙音洛之刑。而秦有收孥音奴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中。紂與妲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馬貞曰。收録其妻子。沒入爲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音俏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戰栗也。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人間訓曰。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謚。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晏出遊匿。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二幽。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恩大典涂本作知

世見殺。羣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訪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因行賤。敗而去。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諸子方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爲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乃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自殺。惡音烏。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旱。悔之。遂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掌。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刻革五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張弛敝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璧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治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苟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庸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涂本作才裁才通

三章大典涂本作
一卒盧云未詳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更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扶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鯨。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還距漦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圄犴成市。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文帝曰。吾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幦。以居州里。而人

恥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黑巾者幪其衣。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

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揆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鄙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士術訓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是以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彈塵。抱薪以救火也。鄧哲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音洛其業。樂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此字涂本同

二字倒依涂本乙

盧云土崩句梁氏疑脫下之民二字張卽於此下注誤

涂本作刃與仞通用

盧云内潰句下尚脫二字　不下疑脫能字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音瘡於箠。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

推上聲吻音刎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

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

羊傳曰。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帥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泰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弊。棄業疾乘。君民之怨而立公子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

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音疲馬不畏鞭箠。推上聲罷音疲民不畏刑法。雖曾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

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
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隨壑之勢異也。夫音扶
鑠金在鑪。莊蹻音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掇。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音問明也。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涂本敢作可與詩攷合馮詩攷作憑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詈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有子之亂。人間雞。卿相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詩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燕之在燕與其相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爲人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人間訓曰。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爲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氾論曰。昔楚莊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簒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也。慢令致期暴害也。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夫聲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撮。妄爲佼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潐（音洩）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音揩）首不勝其刑。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主不制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息民之爲用者重。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存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去聲。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許則因猘狗之亂。攘舍人折弓之怨。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音烏在其能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音紫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徵於人。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膚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齊之以法令。法令極而民風衰。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歐之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而民氣樂。歐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春秋原罪甫刑制獄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而後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誅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耽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掌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既明斷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汗以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義鼻盈蔂。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桀。鎖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而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羲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也。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尉。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音卓）斧斤而行之。中去聲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汜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所由生。則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曰。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將來之法。所以爲法。與化推移者也。汜論曰。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衡

質涂本作文文涂本作武盧云涂本指禪讓征誅言與表記不同

桀策錣而御駑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詬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典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法。武王湯之所以爲治。故制禮樂不能以治。而湯武之所以爲治。禮樂紂之所以亡。而桀紂之所以亡。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剛銷鍛陳。非良工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非巧哉。則游于衆虛之閒。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琴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以爲悲也。而非所悲之具也。而非所以悲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蹻音質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推上聲楚正亂。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經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秦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纂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隱括音括斧斤音斤欲撓鐃音鐃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而而

國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特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

往者應古本作杜**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泰山琅邪羣盜徐敎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連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古本作敎**盧徐穀**古本作堅**屠潰梁楚。昆**古本作政**之屬**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鄉里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鑒**音衣**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稅**跖**音質**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盜跖。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庭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貴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疿癘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子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出。桓侯不應。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奈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疿音城 癘音賴 腠音湊 理絕邪氣故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辭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聞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自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去聲者。孔子也。治魯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皆則之。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世家。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以尼谿田封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不用於衛**。孔子世家。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遇圍於匡**。詩傳曰。孔子行。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困於陳蔡**。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之

細入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夫知時不用猶說強音絅**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而況君子乎。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爲客卿。

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纔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大典作以不

矜夸涂本倒以下涂本亦多脫誤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逸。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縱。則雖東郭逸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救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閭大夫妬。孰令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奪。通作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模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貞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繹曰。夷光即西施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非人也。夫音扶何恥之人。狂狡也。狡惑之人。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聲去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尚作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粲。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

漢書公孫賀等傳贊
諷作風論太作陳治
陳漢書作騁閭閭
漢書作齗齗侃侃作
行行

雍漢書作推是

盧云燦字無攷

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賢良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賢良茂陵唐生。文學會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閭音銀焉。顏師古曰。閭閭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悅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音掌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音徼。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燦。音索燀燀音彬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顏師古曰。燀燀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彊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戚山之上。孔

子喟然歎曰。二三子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樂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病且死。謂其子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悶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鐃固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利末漢書倒

盧云漢書性注生也當從之

即周魯漢書作處伊呂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辟便僻也。略智略也。方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烏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之利。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四字脫當从漢書增

選涂本作算漢書作選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傷曰。括囊無咎無譽。顏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音掌同行。去聲阿意苟念以說音悅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不足數也。桓寬此論。托爲客言。總評議其得失。大夫也。

鹽鐵論卷之十二終

四字原本脱今增

過涂本作算漢書作選

夫音扶韋悉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音掌同行去聲阿烏荷反倚也悦音悦其上斗管之人道訣之徒何足選哉

論語云子貢問曰賜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論語云子貢問曰賜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北京古籍保护